

映射火焰（三）

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本文不代表译者立场，仅供参考用

Gonzalo Zapata 和 Cristobal Bravo

接下来的两封信对应的是冈萨罗-萨帕塔 (Russio) 和克里斯托瓦尔-布拉沃 (Mono)。这两个同伴在不同的日期被捕，但有相同的指控：参与袭击何塞-伊诺斯特罗萨-克里斯托 (José Inostroza Crisosto)，他是蒙塔达第二区的警察，在 2011 年 9 月 11 日的军事政变 38 周年纪念日，该政变开始了智利的独裁统治，持续了 17 年。

两人都被一家名为“ Agencia Uno ” 的摄影机构的合作所认可，该机构将他们从一个非常优越的位置拍摄的照片交给警察。在他们被监禁期间，他们在监狱里有一个共同的态度，他们之间有相同的共谋和团结，每次他们中的一个都受到狱卒的打击。在 2011 年 11 月 28 日被监禁约 3 个月后，他们在限制性条件下出狱，实行宵禁，并被迫每周到公共秩序部报到一次。但在 2012 年 1 月 5 日，他们又回到了监狱，因为检察官提出了上诉。

在法庭上，两位同志随后试图证明，被打的警察的伤势并不像声称的那样严重，因为许多伤是由于这个白痴从马背上摔下来的。法院裁定，这两名同志被释放，但有限制性条件，如不离开智利。从法律角度看，事情是非常积极的，很可能这两名同志会得到很低的刑期。

贡萨洛-萨帕塔的信

我是在 9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9 点被捕的，DIPOLCAR (Carabineros de Chile) 的成员带着搜查令进入我的家，该命令给了他们 15 名警察围攻我的家的权力，另外 5 名警察搜查了我的房间，并把发现的任何东西作为证据，如笔记本、手机、书籍、小册子。在所有这些仪器之后，我被带到了保健中心，这是警察和医生之间的一个短暂过程。

不久，我就被关进了雷科莱塔区的一个警察局的地牢，在那里我一直被关着，只是为了看一看资产阶级新闻界的肮脏和恶心的场面，他们毫不犹豫地指出我犯了直接攻击镇压者—一名智利的宪兵军官。

在法庭上，在等待我出庭的过程中，我不断受到警卫的骚扰和威胁，因为他们被告知我被拘留的原因。旁听席上，已经有了资产阶级的媒体，但我也感受到了家人和街上的同志们的支持。

在听证会结束时，而我仍然被拘留，因为我对” 权威” 明显缺乏尊重，这是由公诉人和法官决定的，对社会是一种危险。一切都是在政治压力下进行的，因为明确的证据从来没有存在过，政治压力，比如说，对无政府主义同志进行新的迫害，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无产阶级的街头斗争和意识的日子。在监狱里，我看到了看守的非人待遇，这些混蛋造成的虐待和折磨，对吃饭时间和睡觉时间在牢房里的尊严的配合。

从 10 月 17 日开始继续被监禁，我被绑架在首都的地牢里，通过虚假的证人陈述拒绝禁令，在这里，它清楚地显示了惩戒性惩罚的意图，它是为了引起某些社会运动的减少。唯一达到的目的是给那些仍在战斗的同志以及那些被剥夺自由的人以更大的力量。

Gonzalo Zapata

虚无主义战俘莫诺给 CCF 的信

”这是一场战争，我们是战士” [3]。

声援 CCF 的同志们的话

团结，是这个社会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从伪装成人道主义援助的军事干预，到超市购物时的捐赠，到好公民与警察的合作，到为了动物的幸福而”奋斗”扩大动物笼子的人。

所有的表达方式，统治者都在其中休养生息，用它的逻辑浸润每一个角落，消除文字的价值，把它们限制在悲惨的运动中，以便公民在吃了几颗安眠药之后，可以带着他们平静的良心睡觉。主宰希望把自卑感作为”团结”强加于人，要么是同情和怜悯，要么是服从和钦佩，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拥有更多的东西，给予一些残羹冷炙，以减轻他们的痛苦。这是由一个人对另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的怜悯所驱动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一个被认为比另一个拥有权力和权威的人低下的人，与后者合作，除了感谢他帮助维持秩序外，没有任何收获。

对我来说，团结是一种斗争的工具，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那些抵抗和/或面对苦难的管理者的被压迫者的支持和尊重。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已知的和未知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优越或低劣的，而是平等的，也经常以匿名的方式发送和接收姿态，唯一的目的是存在并使没有人是孤独的这一事实具体化。

这就是我对团结的理解，也是我选择解放道路以来的行动方式，在这里，有必要支持那些在世界不同地方，从监狱里到墙外的斗争者。在我被囚禁的这几个月里，我感受到了每一个姿态的力量，你们的信件和食物，横幅、传单和火焰。

之前我一直在墙的另一边，我怎么可能和希望，但现在”团结”不是一个死字的信念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在这封信中向那些承担了属于”火狱阴谋”的政治责任、现在被监禁在希腊国家控制的领土上的不同监狱的同志们表示问候。这是你们所采取的坚定而有尊严的信念，从你们攻击的匿名性和随后的主张，这是一种穿越边界和语言的贡献和斗争的冲动，到你们被监禁后的姿态。

我相信囚犯、革命者和颠覆者之间的团结是反对监狱及其看守的有力武器，为此，CCF 的提议或 Gabriel Pombo da Silva 与国际绝食斗争的倡议是寻求同志之间的经验和关系的姿

态。这样，作为对一个非正式的和分散的环境的贡献，我们一起朝着破坏统治的方向前进，在那里，每个同志都写下他们的贡献、批评、经验和建议，在那里，没有一个被监禁的同志是孤独的，因为如果他们触及我们中的一个人，他们就触及我们所有人，或者正如他们在这些地方所说的。” 没有侵略就没有报复”。

在你为这本小册子写的命题信中，你提到你因为各种原因拒绝了你的律师，虽然这也取决于更多的因素，由于我的距离而没有得到回答，但你将成为你自己的辩护人，这仍然是面对权力及其法律的另一种勇气的表现。在这里，就我和其他同志而言，法律辩护是由” 人民辩护人” 推动的，他得到了” 法律纠察队”（法律系学生）的支持，他们作为一种团结的形式提供支持，探访囚犯并在法律领域作出他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最后，我想提出两项倡议：一项是关于声援运动，另一项是关于辩论和发展思想。第一个倡议是，提前公布世界各地审判同志的日期，以这种方式呼吁声援每个面临审判的同志。

第二个倡议是辩论动物解放的思想/实践，这些思想/实践是由墨西哥、瑞士、意大利、俄罗斯以及现在最终在玻利维亚的同志们发展起来的，在 CCF 方面，只有达米亚诺在他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些。生态学和反技术等主题已经确立，因此我认为，反对剥削动物的斗争是斗争的完整性的一部分，以便由此指向全面解放，结束各种形式的统治。

向克里斯托斯、格拉西莫斯、米哈利斯、乔戈斯-N、哈里斯、帕纳吉奥蒂斯、奥尔加、乔戈斯-P 和达米亚诺表示兄弟般的问候。也向本案中的其他被告，特别是 Panagiotis M. 致以问候，我的问候跨越墙壁和海洋，到达你们每个人的笼子。

向毛里西奥-莫拉莱斯致敬。

授予兰姆罗斯-芬达斯的荣誉

声援所有战俘。

Cristobal ” Mono” Bravo Franke

战俘，Nihilist 倾向

最高警戒区-高度警戒监狱

2011 年 11 月。

PS. 我想向那些为这种打破边界的对话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问候，我指的是那些将信件翻译成各种语言的人，比如说《炸毁存在》这本书。在这些被囚禁的日子里，我收到了《对少数派战斗的反思》一书，以及报道在希腊发生的转移和行动的互联网网站 (liberaciontotal.lahaine.org, culmine.noblogs.org, <http://actforfree.nostate.net>)

智利圣地亚哥高度警戒监狱的战斗人员对 CCF 说的话

埃斯特万-惠尼圭尔、胡安-阿里斯特、弗雷迪-富恩特维拉和何塞-米格尔-桑切斯为”火狱阴谋”的囚犯所写的文字。

全世界的同志们!!!

来自智利，我们现在可以高兴地与您分享被监禁的同志何塞·米格尔·桑切斯、埃斯特班·惠尼吉尔、胡安·阿里斯特和弗雷迪·富恩特维拉的话，他们响应了火细胞阴谋的被监禁同志从希腊发出的声援呼吁。

今天，我们的同志们发现自己被关押在智利圣地亚哥的高安全监狱（CAS），几乎所有人都是与独裁统治作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军事组织的前成员，其中一些人后来也在 90 年代的民主制度下进行了斗争反对资本主义。这些武装组织是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 (FPMR)、劳塔罗联合行动运动 (MAPU-Lautaro，也称为 MJL、劳塔罗青年运动) 和革命左翼运动 (MIR)。

今天，我们写作的同志不一定还信奉列宁主义思想，但最好还是自己说出来。

从智利，我们向你们所有人致以国际主义同谋的声援。

一些来自监狱外的团结一致。

2011 年 11 月

胡安-阿里斯特的话语

社会战争是一个阶级问题，它是一个超越了由一个共同的敌人—资本及其统治、剥削、压迫和富人权力手中的苦难—所描画的障碍（边界）的生命问题。作为智利国家和它的资产阶级富人政府的人质，从它的社会的屠夫嘴里，我们在自由主义的共谋中逃脱，在肉体上为直接行动平反，有了从个人到真正的集体的颠覆的肥沃想法。

历史会重演，权力对那些斗争者的长期经验是横向的，他们的法西斯机器用持续的方法与警察、法官和媒体一起镇压，用虚假信息扩大恐惧和恐怖，使他们的监狱、谋杀和酷刑合法化。此外，国家用谎言来掩盖我们生命中不屈不挠的心跳，具体的、有血有肉的证明就是这种血的共谋，我们允许在逆境中加强自己，相互沟通，相互了解，共同憎恨早晨，从我们的同志那里拯救每个行动姿态中的温柔。因此，监狱，在它的监狱里，不过是重申我们所憎恶的一切，从他们的法庭上，谋杀儿童和播种痛苦的人。

亲爱的斗争伙伴们，带着不妥协的味道喝 [4] 我的生命，背负着在苦难面前没有自由的确信，我带着我的骨头去点燃那根灯芯，我带着活着的幸福向你们致敬，我紧握我的手，我锐化我的视线和全部感官。愿你提议的氧气成为协调的不可阻挡的开端。首先，我的问候，你的思想是我们的，是自由主义的喧嚣的回声。

健康! 有苦难就会有叛乱! 斗志昂扬地声援那些战斗的人!

胡安-阿里斯特-维加。

高级安全监狱，智利圣地亚哥。

注：胡安-维加是被智利政府监禁的颠覆分子，被指控征用塞格瑞银行，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一名成员死亡，另一名成员受重伤。见这里：<http://freddymarcelojuan.noblogs.org>

弗雷迪-富恩特维拉-萨的话语

尊敬的 CCF 的同志们，一个充满叛逆的兄弟般的怀抱。要告诉你们，我们被一个共同的现实所连接，无论是在希腊、拉丁美洲还是世界的任何角落。

在这些句子中，救赎不仅仅是指个人，而是指集体。我们被囚禁的原因，或多或少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都是同一个原因，我们是反叛者，我们是颠覆者，反资本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我们是普罗大众，[5] 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不是没有救赎的历史的同谋，我们不是懒惰者，我们从来不是他们的奴隶，我们既不是有罪也不是无辜。

当国家决定消灭我们、迫害我们、监禁我们时，这不是单纯的巧合，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象征着任何国家的危险。他们用他们的语言把我们妖魔化，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监狱是他们语言的一部分，是社会战争和阶级战争的一部分。我必须说，这影响了我们的监禁生活，不仅是在这个叫做智利的领土上，而且在阿根廷，在每个监狱里，我总是看到同样的主体，我的人民，我的阶级兄弟，我的战壕里的兄弟；同时，刽子手总是相同的，他们的警察。

在我们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游戏里，我们清楚地表明，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是战斗者，这不仅仅是文字，这是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现在告诉我们的。这个现实使我们陷入困境，不是因为我们的追求，也不是因为欲望，而是我们把梦想作为一种使命，我们选择自觉的斗争，为幸福而进行不可放弃的斗争。

兄弟姐妹们，我向你们传递我的力量、我的尊严和我的团结。边界和旗帜不存在于人民之间，团结和国际主义不仅是风言风语，而且是一种武器。

” 在这里，一切都没有结束，没有人屈服，斗争在继续”

弗雷迪-富恩特维拉-萨阿，MIRist 囚犯。

高级安全监狱，智利圣地亚哥，2011 年 10 月

注：弗雷迪-富恩特维拉与胡安-阿里斯特因同一案件入狱，他被指控参与了 2007 年对一家银行的袭击，最后导致一名警察死亡。见这里：<http://freddymarcelojuan.noblogs.org>

何塞-米格尔-桑切斯的话语

火之细胞的呈现

从世界的一个角落，接受另一个资本主义俘虏的深情和战斗的拥抱，以及兄弟般的敬礼。

我们从美国的 C.A.S. 收到了你们的公报，我们将自己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思想前往世界上每一个监狱，在那里他们试图废除自由的思想，敌人永远不会安静，也不会粉碎我们的反叛，我们的价值观不会被枷锁阻止，在这里我们的斗争欲望日渐滋长，不公正和虐待加强了我们对世界上剥削制度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欲望。

我们对监狱及其随从的蔑视与生俱来，这些栅栏为我们证实了我们的斗争是公正和必要的，我们相信，直接行动是打击试图践踏我们权利的制度的有效方法。我们不是不动声色的，在墙后我们的斗争得到了加强和磨砺。

在这里，我们是那些不向权力出卖自己的人，是那些不妥协的人，是那些不想与向最高出价人出卖自己的左派圈子有任何关系的人，我们是那些不相信谄媚姿态的人，我们也不顺从于权贵留下的碎屑。我们的目标是完全的自由和消灭使我们的人民沉沦和屈辱的剥削制度。

同志们，请接受我们的声援和支持，你们并不孤单，整个世界将见证你们面对审判的尊严，坚韧和斗争是我们的口号，力量同志。

我的情况与许多战斗人员一样，我是皮诺切特独裁政权的前政治犯，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FPMR）的前成员，我在 1991 年伪民主制度建立后获得解放，同年我又因拥有一些步枪和不相信那个虚假的民主制度而被监禁。我因为步枪和袭击罪被判处 20 年徒刑，其中我在监狱里呆了 17 年零 6 个月，当时监狱方面给了我两年的休息时间，让我离开，我因为没有回到监狱里睡觉而被释放。我蔑视这个“恩惠”，现在我正在完成我剩下的 2 年零 6 个月的刑期；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的刑期已经所剩无几，我将离开，与那些知道没有任何改变的人一起继续与压迫性制度作斗争。

我的名字是何塞-米格尔-桑切斯-希门尼斯，我被关押在智利圣地亚哥的高度安全监狱（C.A.S.），与其他站出来反对现行制度的同志一起，如：胡安-阿里斯特、弗雷迪-富恩特维拉

和马塞洛-比利亚罗埃尔。Juan Aliste, Freddy Fuentesvilla 和 Marcelo Villarroel, 他们在反独裁斗争中就认识。我今年 52 岁, 已婚, 有 4 个女儿, 职业是木匠和电工, 我是反体制的。

我希望能继续收到你的通知, 从而相互加强。

要摧毁所有的监狱和资本主义制度!

要摧毁所有的监狱和资本主义制度!

带着深情。

José Miguel Sánchez Jiménez

C.A.S. 模块 J. Santiago, 智利, 2011 年 10 月 19 日

埃斯特万-惠尼圭尔的话语

我叫 Esteban Huiniquir R., 今年 41 岁, 1970 年出生。我曾是 MAPU-Lautaro 党的一名激进分子。在 90 年代, 我因”非法恐怖组织”和 1992 年 10 月 10 日对西班牙大使家的袭击而被判处 11 年监禁。从 1992 年 10 月 13 日到 2000 年 5 月, 我完成了这一刑期的 8 年。

2008 年, 我在 3 月 29 日的青年战斗员日期间被拘留。我和其他人合租的房子被突袭, 像往常一样被搜查, 但他们只找到 5 株大麻。由于这种非法种植, 我因贩卖和非法种植被判 4 年半监禁。目前, 我在 CAS 的”J”单元中服刑。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从中国科学院给你们写信, 向所有那些在远方分享反叛和不服从的历史, 并因此在监狱中生活的人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在我第二次服刑的 3 年多时间里, 也就是 4 年半的时间里, 对我来说最无耻的是我不得不面对那些不愿意听的人的不理解和社会偏见, 他们被媒体的传播运动所驱使。尽管如此, 我与我的朋友和同伴们在一起……我也非常感谢其他同伙的声援, 他们在这场与资本的斗争中在街上表现出来。还有我的兄弟姐妹们, 他们奉献了他们的青春, 他们的承诺和他们的生命。诺尔玛-贝尔加拉, 何塞-路易斯-奥亚尔顺, 安德烈斯-索托(帕皮), 大巴勃罗-穆尼奥斯……以及其他许多人: 尽管你们不再在这里, 他们也不想听, 但我们仍然是我们, 还有你们; 为此, 感谢。

我对你们的个人情况、你们的生活和历史知之甚少, 但你们现在的状况、你们的信念以及你们想要面对审判的方式都很好地说明了你们自己。带着我所有的支持走下去, 因为街道、审判和监狱确实是人必须继续战斗的战壕。

我现在没有更多的话语, 也不会假装大谈特谈, 因为对我来说, 直接行动的实践不是用语言, 而是用黑火药点燃散发着苯丙胺气味的灯芯, 如果时刻需要(监狱), 用紧闭的拳头利用他们留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暴露在疲惫和饥饿中。

那么，同志们，来日方长，说什么都可以，你们将保持骄傲和模范。很高兴知道你们的存在，在那么远的地方，带着你们的历史，你们的口号，你们的瓶子和黑火药，为所有民族的社会战争服务。

健康和反叛。

与我们的阵亡者同在。没有一分钟的沉默，和一生的战斗。

Esteban Huiniquir R.

拉丁美洲三个叛乱主义团体给 CCF/FAI 的信

火焰细胞的阴谋万岁!

兄弟姐妹们，远方传来强烈的起义者的拥抱。

我们成长……毫无疑问，我们在与敌人面对面的每一个时刻都在成长，这种情况每天都以解放的暴力为标志，使压迫者感到恐惧。你们证明了暴力是能够破坏权力的安全和情报系统的新时刻的产生者。今天，你们有尊严地对抗囚禁，始终与狱卒交战，赌注是在世界每个角落的叛乱的普遍化。我们来自这里，来自该死的智利，使自己成为声援呼吁的一部分，认为它是我们革命项目的基石之一。来自你们阴谋组织的承认并不是这种情况的结果，因为多年来我们已经通过行动的方式来承认，真正的、真正的承认—我们相信这是我们所能追求的最好的交流方式。从我们对警察局的攻击到你们对大使馆和部委的攻击，我们被赋予了一种充满生命力、投射性和对各类权威的仇恨的亲密关系。这种亲近也以越轨行动的共谋为标志，也以我们所取得的无数胜利为标志……是的!!!。胜利。每一次实现的攻击，在破坏性行动中解放前穿过我们身体的热的肾上腺素，同一行为的激情，知道剥削者有一刻看到他的世界倒下的喜悦和幸福，这些构成了我们的胜利。像你这样的人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

看到世界各地的攻击成倍增加也是一种胜利，反专制的攻击尽管受到镇压的打击，但仍然毫发无损，不可复制的人能够愚弄并继续愚弄敌人；出于这个原因和其他许多原因，我们说。FAI/IRF 万岁

我们期望这种团结的呼声能在具体的行动中实现，我们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会以你们的名义对强权进行硬碰硬，兄弟姐妹们，因为你们知道，任何被监禁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会得到平反和报复，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我们继续顺利前进，镇压的打击仍然离我们很远。我们也声援战士卢西亚诺-皮特罗内洛和媒体-司法-警察陷害” caso bombas ” 的 5 名被告。这个愚蠢案件的滑坡将像这个世界的崩溃一样响亮。

叛乱的国际主义万岁!
攻击强者的倍增和资格!
无政府主义万岁!

自由意志的偶像派大篷车
反爱国团体-Severino di Giovanni
爆炸团伙-埃弗拉因-普拉萨-奥尔梅多

请注意。

2009年6月, ” Caravanas Iconoclastas por el Libre Albedrio ” 轰炸了智利警察调查部, 同年8月, 轰炸了两个资产阶级健身房。

Banda Antipatriota Severino Di Giovanni ” 在2007年炸毁了劳动部, 在2008年炸毁了警察的会计部门, 在2010年炸毁了一家城市餐馆。

2009年11月, ” Banda dinamitera Efraín Plaza Olmedo ” 在一家资产阶级酒店放置了一枚炸弹

FAI / CCF / FRI / ELF 俄罗斯 + <http://blackblog.info>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否认的马赛克, 在其中我们认识到我们共同的地方, 但也有我们不同的参照物。在无政府主义内部, 我们的思想和实践在不断演变, 我们倾听它所组成的不同组成部分的特点。

这就是革命的魅力, 没有一个明确的真理, 也没有一个规定正确和错误的正统传统。因此, 我们, 被监禁的 CCF 成员, 翻译了俄罗斯同志的文字, 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实践者国际对话中的另一个贡献。

FAI/IRF 万岁

俄罗斯地球解放阵线/FAI-IRF 部分成员声援 CCF 的言论

我们这么多人被抓, 被扔进监狱, 被折磨, 受伤甚至死亡。要在每份公报中提到每一位同志越来越难了。然而, 他们都值得一提, 他们不应该消逝在监狱牢房的沉默中。名字在脑海中回旋……我们从不认识的人, 但他们对事业的奉献和牺牲与我们的世界观和自己的事业产生了共鸣。还有那些我们再也见不到的朋友的脸。死了, 被系统谋杀了。到处都是这样的吗? 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 我们都是孤独的吗? 是否还有其他的叛变者、破坏者、不满者? 我们如何与所有这些审查制度取得联系?

在媒体和社会中，甚至在政治左派中，我们如何让他们知道所有这种阴谋性的沉默？我们如何沟通？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我们怎么写？他们能从俄语翻译过来吗？好吧，让我们试一试吧，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切的发展……

当我们知道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存在时，我们就开始阅读他们的文本，并通过责任要求和相互声援的表达建立起关系。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当一个人读到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字，但很明显，人们有同样的关注，有同样的理想，对自由和社会变革有同样的热情，对现状有同样的愤怒。想想你吧。火之细胞的阴谋是第一个为我们冲破无知之墙的团体。

我们相信，今天的希腊可以被认为是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灯塔，他们希望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以某种方式向自由和平等的世界展示新的和简单的方法。我们看得更深。你们大胆的攻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对警察暴行、经济和社会不公、“守法公民”的无知和政治闹剧作出反应的最恰当和有意义的方式。尽管我们的大多数公报经常以轻松愉快的语气写成，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种快乐和与世界各地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亲密感来之不易。每一个直接行动的积极分子都为每一封信和每一个责任声明付出了她的神经、眼泪和血。要把这些话写在纸上，确实需要一些性格和非常强烈的做正确事情的感觉，需要真正接近胜利。我们感谢你的真诚和直言不讳。

我们用我们的言行来表达我们对希腊同志和他们的事业的支持，但我们觉得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在他们自己的地方战斗，在他们居住的地方破坏当局，而不是在成功的无政府主义抵抗的温床周围旅行，“品味”这里的骚乱或那里的游行。更不要坐等希腊的社会战争以胜利结束。我们的颠覆性无政府主义斗争应该在这里开始，现在就开始，而不是等到另一个国家的人民最终决定向他们自己的政府表示他们已经受够了。

这也是让我们喜欢你的另一个参考点，来自“火细胞的阴谋”的朋友们：你尖锐准确、勇敢（甚至粗鲁）的声音，呼吁在各个层面、各个地方彻底脱离现代社会。你们不同意追随“革命的咖啡馆教授”，表达了拒绝等待“革命化的群众”起来。呼吁建立分散的直接行动网络。一个“全球思考-本地行动”的座右铭被付诸最革命的实践。

我们亲身经历了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同志”在发表了我们迄今为止唯一的长篇公报后的消极反应和嘲笑，我们试图解释我们是谁，我们的立场是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和听到我们地区越来越多的无政府主义者转向无政府主义-惰性主义，并朝着完全拒绝资产阶级左派生活方式的方向发展。这发生在社区的各个层面：音乐、出版物、责任声明、面对面的会谈、集会期间的讨论。但我们清楚地知道，第一次表达这些想法是多么困难和不容易。而这也是我们对你们感到如此多的爱和温柔的另一个原因。

今天，希腊在每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心中都是如此接近。在俄罗斯，人们有时会开玩笑说，亲密的朋友在两个场合见面：婚礼和葬礼。对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种与希腊同志的亲

密关系是在警察谋杀亚历克西斯-格里戈罗普洛斯之后出现的。然而，希腊在语言和事件方面是如此遥远。

当你们的活动和短信的信息传到我们这里时，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被抓，另一些人在躲藏。

因此，读到你们的想法和观点，同时知道等待你们中的一些人的命运，并为那些设法转入地下的人感到不确定和焦虑，确实很痛苦。怀着类似的心情，我们阅读了泰德-卡钦斯基、沃尔特-邦德和托尔图加的稀少的文字，这些人与我们关系密切。我们怀着类似的对不可避免的冷酷理解，阅读了最近关于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同志在一次袭击后被捕的消息。

但是，即使在被俘之后，生活仍在继续，对于性格坚强的人来说，甚至有可能为无政府主义进行进一步的斗争，正如我们在俄罗斯的许多同志在这些年里亲自学到的那样。

你的话语从监狱里飞出来，被无政府主义的风吹走，被世界各地无数的匿名同志翻译，这些话语充满了尊严和对我们的事业正确性的冷静肯定。这些话激励着我们。通过你们的反抗行为，你们树立了一个新的革命意识水平，我们相信每个无政府主义者都应该努力实现。你拒绝忏悔和低头的知识给了每一个新的无政府主义囚犯浪潮以力量，你应该知道这一点。非常感谢你在监狱墙内发动的这场非常困难、危险和费力的战争

然而，我们自己的解放项目离城市和城市游击队有点远。我们做了一个有意识的、危险的举动，将我们的行动公之于众，并保持我们的攻击消息的持续流动。我们的许多目标是与世界各地的其他生态无政府主义和叛乱团体建立联系（我们做到了），帮助我们的” blackblocg ”项目的同志们促进新的城市游击战（现在已经在我们的土地上风行）。鼓励其他生态活动家和无政府主义者走上破坏生态的道路（这是一个成功），并为我们的同志在该地区的颠覆行动提供情报、掩护和支持（这是我们的一贯想法，而且看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现在是 2011 年秋天，俄罗斯的纳粹自治组织要么被摧毁，要么躲起来了。俄罗斯国家庞大的镇压机器，其机制在不断地磨合和呻吟，慢慢地把注意力转向无政府主义运动。第一道闪电已经照亮了地平线—最近在莫斯科发生的逮捕和拘留事件。我们还没有看到会有什么风暴。但是，在这些寒冷的雨夜里，让我们感到温暖的是，想到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终于逃出生天，成功地成为一种内在的威胁，足以让政府认真考虑在选举前给我们套上枷锁。我猜这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相信是时候进行我们计划的下一部分了，所以我们举起拳头敬礼，然后回到我们的森林和沼泽地的黑暗中。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继续与 IRF/FAI 的战友们并肩作战，为了另一个我们知道可能的世界。我们之所以能够参加 IRF/FAI，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们的努

力，朋友们，你们的奉献精神 and 勇气。这个项目给了我们新的、亲爱的同伴和共谋者，为我们打开了斗争的新的可能性，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思考。

为此，我们也向您献上我们永远的笑容、拥抱、亲吻、眨眼和声援！

让无政府主义的火焰成为全世界所有被排斥和被剥夺的人的希望和鼓励的灯塔！

冬天的死气沉沉之后，春天就要来了！

地球解放阵线（俄罗斯）/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国际革命阵线
来自 FAI-IRF CCF 的信件：俄罗斯细胞

在阅读被监禁的同志写的信和他们的公报时，我们可以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他们对现状的憎恨，感受到他们通过破坏这个世界来创造另一个世界的焦虑。这种文本的每一行都像溪流一样流经你的血管。它直达核心，永远停留在你的灵魂中。

当我们走在大都市冰冷黑暗的街道上时，我们从未忘记数百名被监禁的同志和数千名死去的人。通过革命意识的棱镜，悲伤与愤怒交织在一起，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脉搏，让革命成为现实。

当这个世界的空虚和恐怖突然逼近时，有时很难保持自己的立场，不陷入冷漠和抑郁的深渊。而只有不断闪耀的星光的明亮光线能刺破黑暗，给人以希望。每一天，它们让我们的行动意图保持温暖，每一天，它们为我们改变这个世界的意愿注入新的生命，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这颗星被称为团结。

在俄罗斯寒冷的冬天，来自火红的希腊的火热话语驱走了寒意。我们从未见过你们，而且很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你们，同志们。但是你比我们在短暂的生命中认识的成千上万的人更接近我们。

我们温暖的话语将进行一次漫长而曲折的旅行。他们在俄罗斯森林中狂奔，焚烧建筑车辆，他们在雅典灰色街道的高空翱翔，用燃烧警察局的火焰点燃它们。最后穿过监狱的栅栏，他们将进入你们的牢房，嘲笑所有的安全措施。当我们在大都市的混凝土街道上实现我们最真诚的梦想时，我们开始互相称呼对方为朋友。我们找到了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依靠的人。人们如此接近，我们可以彼此分享我们的一切。

权力试图孤立我们，压制我们的反抗，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挑出来。他们想灌输偏执狂和不信任的感觉。但他们会失败。尽管他们的期望，我们彼此之间变得更加亲密。虽然我们的活动使我们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但我们仍然梦想着有一天，我们将再次像家人一样聚会。我们

将喝着自己亲手采集的草药茶，用微笑和笑声分享我们的计划。并交换我们的探险故事。而这一天已经不远了。我们希望很快你也能给你所有的朋友以拥抱。

并重新走上冒险的道路。我们为你举起拳头，祝你自由。火焰般的敬礼和火热的拥抱。请记住，在这场斗争中，你并不孤单。

Informal Anarchist Federation（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国际革命阵线），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火之细胞阴谋）：俄罗斯细胞

俄罗斯黑色集团对 CCF 的声援

当你成为一种有意识的个体时，你发现自己周围的社会应该通过大量令人厌恶的不公正来损害你，而这种不正是其结构本身所固有的。它出现在一切事物中：社会机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强加的伪价值，甚至在思维和感觉的模式中。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疮都在毒害着我们生存的每一天。看来，这些隐藏的痛苦和失望是个人走向无政府主义信仰的主要原因。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观是试图废除所有的构造，这些构造建立在人类世界中，但对人类的本性有敌意。废除 - 并在废墟上创造新的自由支配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运动是一个由人组成的团体，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旨在实现解放的理念。

事实证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政府主义运动尽管发表了各种声明，但似乎放弃了它的主要目标。颓废、愤世嫉俗、被动、厄运和争吵已经在我们的队伍中登堂入室了。但是，新鲜的风突然吹来了。心灵，这个不服从主流的人，拒绝接受现代世界和那个”运动”的绝望，这个运动被认为是为了改变它。就在这时，一股混合的潮流诞生了，它被标记为叛乱的无政府主义。

在俄罗斯，叛乱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在几年前第一次宣布了自己。对以前社会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策略的无望的理解，法西斯分子在国家的纵容下对我们的同志的谋杀，当然还有希腊 12 月起义的大火 - 这就是情况的巧合，它启迪了我们今天自信地追踪的斗争道路。

我们想强调的是，在所有不完美的战术（好像有完美的战术！）和所有在我们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错误中，叛乱的潮流对现代无政府主义具有重大意义。这种意义不在于警察、媒体和玩具”革命者”所宣扬的”暴力”。这种意义在于与恶臭的统治秩序的决裂。在即时革命的战斗热情中，当对系统的攻击和对新事物的创造合并成一股旋风时。我们不再想推迟我们的斗争和生活。我们今天就生活和战斗。这是唯一能带来胜利机会的方法。为似乎已经准备好消逝的伟大思想注入新鲜空气 - 这就是起义无政府主义的意义和功绩。

这完全不是偶然的；世界大国在他们的恐怖分子名单中，把”火之细胞阴谋”（CCF）的无政府主义者与伊斯兰教徒放在了同一行列。恐怖主义是所有血腥的美元独裁者最喜欢的毛

病。最有可能的是，我们很快就会把无政府主义者视为”头号公敌”，因为与宗教狂热者不同，我们敢于挑战现有秩序的根源—私有财产和社会等级制度。

火之细胞的阴谋，以及来自希腊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同志的行动，一直鼓舞着我们，使我们感到团结和对胜利的希望。因此，尽管存在某些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我们不同意 CCF 的”虚无主义”，而且作为起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我们渴望让人民起义），我们对被监禁的同志表示声援，并向他们致以热烈的革命问候。

立即为所有人提供自由!

我们会赢的! 无政府主义万岁!

BlackBlocg Collective, 俄罗斯

Werner Braeuner

来自 Werner Braeuner, JVA Sehnde, Schnedebruch 8, D-31319 Sehnde, Germany/
Deutschland

文本为声援 CCF 的国际手册

当统治者犯下公开的罪行时，阶级战士无产阶级通过直接行动进行公开抵抗。强迫人们从事奴隶劳动是一种公开的犯罪。如果是德国人犯下的，更不用说社会民主党人了，公开的直接攻击就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淫威诱惑。我屈服于这种诱惑，把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 Arbeitsamt（失业办公室）主任送进了永恒的阴沟；他将不会从那里回来，这个曾经被定罪的儿童虐待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 2001 年 2 月起就在监狱里，睡得像个婴儿，每天都在重新期待成为全世界无政府主义军队的一员。在这支军队中，我们喜欢笑，我们很乐意谈论我们的斗争。所以，现在请听我说。

在事发当天—我 46 岁—我被逮捕了。我自首了，让他们去猜。他们花了几天时间才明白：公开反抗奴隶制！这是对奴隶制的公开反抗。统治者和他们的爪牙知道，他们自己是少数，而无产者是很多。（据精神病学家说，资本主义大都市的居民中只有 4% 是精神病患者。）显然，他们看到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检察官和法官通过法庭指定的律师通知我，如果我在法庭上声称我的行为是对奴隶劳动的公开反抗，他们将寻求对我进行精神病治疗和摧毁。他们公开威胁要对我进行强制药物治疗。

我不得不服从这位律师的辩护思路—他是柏林议会一位社会民主党议员的侄子—他在法庭上背诵了一个自由编造的事迹版本；他讲了一个关于一个绝望的失业者的可悲故事，因为

Arbeitsamt 主任解雇了他，不想处理他的求饶问题，所以他的神经很紧张。因此，公开的抵抗被改写为屠杀，我被判处 12 年的监禁。他们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但后来我通过电台采访和互联网，大声地、公开地宣称对我的行为负责，作为对奴隶制的公开抵抗和直接行动。男女阶级战士无产者掩护我抵御精神病的危险，因此统治者和他们的爪牙最终被打败了。

如果我保持沉默，接受敲诈，我就会提前出狱，在 2009 年 2 月。但我更愿意继续与阶级敌人作斗争，即使国家和司法部门因此认定我是”持续存在的危险”，以便在 2013 年 2 月服刑期满后将我置于无限期的”预防性拘留”之下 [6]。

即使他们要这样做，他们也会输。当他们表现出恐惧时，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伤害。那些将获胜的是美国。超级大国将一点一点地从这个星球上消失，直到只剩下一个不需要主人、国王、国家或神灵的超级大国：无产阶级，美国！”。因此，统治阶级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及其爪牙不应该张大嘴巴；他们不应该指控”火之细胞”的阴谋为恐怖主义。CCF 的攻击不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人人都知道；谁说不是，谁就是骗子。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部分，以及那些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应加入这些部分的人，万岁！

十二声枪响射向空中，作为对火之细胞阴谋的兄弟姐妹们的敬礼！

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国际革命阵线的五支箭和一颗黑星！

Werner ex nihilo plentitudines

(无中生有的充实)

2011 年 11 月 1 日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映射火焰 (三)

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

<https://zhuanlan.zhihu.com/p/405884214> &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conspiracy-of-cells-of-fire-mapping-the-fire>

nightfall.buzz